

## 第一章 大炮俱乐部的危机与一封信

南北战争时，美国马里兰州中部的巴尔的摩城组织了一个很有势力的新俱乐部。我们都知道，当时在这些以造船、经商和机械制造为生的人们里，军事技术是怎样蓬勃发展起来的。很多普通商人，从来没有受过西点军校的训练，就跨出他们的柜台，转眼间变成了尉官、校官，甚至将军。过了不多久，他们在“作战技术”上就和欧洲大陆的那些同行旗鼓相当，并且和他们一样，凭借着大量的炮弹、金钱和人力，在几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美国人在弹道学方面是胜过欧洲人的，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枪炮有多么精良，而是它们的个头儿异常地大，所以射程远。在当时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在平射、俯射或者直射、侧射、纵射或者反射方面，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已没什么值得学习的了，但他们的大炮、榴弹炮、迫击炮与美国的那些厉害的武器相比，就像是袖珍手枪。

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的。美国人，这些世界上首批机械学家天生就是工程师，和意大利人生来就是音乐家，德国人生来就是哲学家一样。因此他们把大胆的发明才华运用到弹道学上，也就不足为



奇了。那些庞大的大炮虽然没有缝衣机那样有利用价值，但却同样令人震惊，并且博得了更多的赞赏。这种难以想象的武器，我们所了解的有帕罗特、道格林、罗德曼等人的成果。欧洲人的“阿姆斯特手，但但同

足 个就选

响的左轮手枪、旋

以前“运气”好的时候，在 300 英尺外 38 磅（1 英尺 =0.3048 米；1 磅 =0.4536 千克。）的炮弹才能从侧面打倒 36 匹马和 68 个人。这是制炮学的初级时期。之后 炮弹就迅速发展起来了。罗德曼炮发射的半吨重的炮弹，能在 7 英里（1 英里 =1.6093 千米）之外，轻易地打倒 150 匹马和 300 个人。以至于大炮俱乐部想做一次正规试验都非常难。可惜的是 即便马同意参与试验 人却没有愿意的。

不管怎样 他们的大炮的杀伤力是极其可怕的 每次开炮 士兵们都像镰刀下的麦子一样纷纷倒下。1587 年 库特罗斯那枚著名的炮弹夺走了 250 个人的战斗力；1758 年，索尔多夫的另一颗炮弹炸死了 40 个步兵；1742 年，奥地利凯塞尔斯多尔夫的大炮每一炮都会轰倒 70 个敌人 但这跟罗德曼炮弹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易安娜或是奥斯特利茨的那些在战役有决定性作用的惊人炮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南北战争时期 我们见到的太多了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一尊滑膛炮发射的一颗圆锥形炮弹击中了 173 名南部联邦士兵 在强渡波托马克河时，一枚罗德曼炮弹使 215 名南军丧命。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大炮俱乐部的杰出会员和常任秘书梅斯顿创造的一种可怕的迫击炮 它的杀伤力极强 试炮时，一炮打死了 337 个人。没错，“轰”的一声就干掉了。

对于这些如此有说服力的数字，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补充的呢？不会再有了。那么 我们就痛痛快快地认可统计学家皮凯思的统计 不要再为此争辩了。他用大炮俱乐部的总人数去除被他们的炮弹打倒的人，发现他们“平均”每个人杀死了多于 2 375 个人！

从这些数字看，这个俱乐部唯一一项工作，就是以博爱为目标，毁灭人类并且改良被他们当做文明工具的武器。

他们是群魔鬼，却也称得上是世界人民优秀的孩子。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些久经考验的美国人，不只是研究研究公式，他们还得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呢。他们当中有从少尉到将军的

各级军官 有不同年龄的军人 有的在战争中开始自己的生活 有的一辈子待在炮架上。很多人都死在战场上了，他们的名字被载入大炮俱乐部的光荣名单，生还的人大都带有不容置疑的勇敢者的标志 拐杖、木腿、假臂、代替手的铁钩子、橡皮牙床骨、银制头盖骨、白金鼻子，一样不少。皮特凯恩也做过这种的统计 大炮俱乐部里 平均每 4 个人没有一条完整的胳膊，6 个人只能分到两条腿。

但这些英勇的大炮创造者却不在乎。每到战役结束后，战报刊登出相当于耗费的炮弹 10 倍的伤亡数目时 他们都感到骄傲 说真的，他们有这样的资格。

但是，在阴沉、凄凉的一天，战争幸存者们签订了和约，爆炸声渐渐停息了，迫击炮也安静下来了，榴弹炮和加农炮被罩上炮衣运回军火库，炮弹堆在工厂里，血腥的记忆渐渐消失，在大量施肥的田野里，棉花非常茂盛，丧服伴随着悲哀消失了，大炮俱乐部也无所事事了。

热情的工作者还在认真计算着弹道；他们还想创造出巨大的迫击炮弹和无与伦比的榴弹。然而没有了实践，这种空洞的理论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俱乐部的厅堂冷清了，侍者在接待室里打瞌睡，桌子上的报纸发霉了，忧郁的鼾声从阴暗的角落里传出来，从前如此热闹的大炮俱乐部，现在都被悲惨的和平气息压得透不过气，陷入空想的制炮梦里了！

“太悲惨了！”一天晚上 汤姆·亨特在吸烟室的壁炉旁说，“我的木腿好像就要烤成炭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希望都没有，多没劲的生活！那些早上被快乐的炮声叫醒的日子都到哪儿去了？”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比斯比伸了伸他已经失去的胳膊说，“那时候可真带劲儿！谁都会把刚铸成的新型榴弹炮拿到敌人面前去做试验，带着谢尔曼的鼓励，或者和麦克莱莱握握手，回到兵营里！可是现在，将军们都回到柜台，不再运送炮弹，却运送毫无害处

的棉花包去了。唉！炮神巴尔勃啊，美国制炮学的前景真是难以想象了！”

“没错 比斯比，”布隆斯贝利上校大声说：“真让人丧气 当初我们是怎样丢掉安静的习惯，练习如何使用武器，想要离开巴尔的摩到战场上去大干一场，可刚过了几年，又要抛弃辛辛苦苦换来的成果 把双手插进口袋 过这种无聊生活。”

话虽如此，这位英勇的上校却不能摆出这种游手好闲的姿态，虽然他并不缺少口袋。

“战争的希望都没有了！”梅斯顿用铁钩子搔着他那用古搭波胶制成的脑壳说，“天边没有一点乌云，而这偏偏是在制炮学领域大有发展前途的时候。实话对你们说吧，我今天早晨做完了一种迫击炮的图样，平面图、横断面图和纵断面图都做好了，它必定改变作战规则！”

“真的？”汤姆·亨特想起了梅斯顿上一次的实验。

“真的，”梅斯顿说，“不过做了这么多工作，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又有什么用呢？这简直是一场徒劳，新世界的人民好像约好了似的，要和平地过日子，连我们那充满斗志的《论坛报》也预言说人类未来的灾难只会是由人口增加引起的！”

“但是 梅斯顿，”布隆斯贝利上校说：“欧洲还在为维护民族自决而战斗呢！”

“那又怎样？”

“怎样？如果他们乐意接受帮助，或许我们能到那里去试试运气……”

“你这样认为吗？”比斯比叫了起来：“帮外国人研究弹道！”

“可这总比不研究的要好。”上校反驳他。

“没错，”梅斯顿说：“当然要好得多 不过我们不这样想。”

“为什么？”上校问。

“因为欧洲大陆进步观念和美国的习惯是相反的。一个没有当过少尉的人居然当上了将军，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一个没有铸过大炮的人是不可能当个好炮手的！所以道理很明显……”

“真太荒唐了！”汤姆·亨特一边用猎刀削椅子的扶手一边回答着，“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去种烟草或者炼鲸鱼油了！”

“什么！”梅斯顿响亮地叫道，“难道我们再也无法利用晚年改进枪炮了吗！再也没有机会试验炮弹的射程了吗！难道我们的炮火再也不能照亮大气层了吗？难道再也不会发生国际争端，我们再也无法对一个大西洋强国宣战了吗！难道法国人就再也不会击沉我们的一艘轮船，英国人再也不会违反国际法，绞死我们的几个同胞了吗！”

“不会的，梅斯顿，”布隆斯贝利上校说，“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即便是有，我们也无法利用！美国人激烈的感情越来越冷淡，我们只好让女人们来继承我们的事业了！”

“对，我们只能忍耐！”比斯比说。

“我们是被逼的！”汤姆·亨特充满怒气地说。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梅斯顿激动地说，“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可以打仗的理由，可他们就是不打！他们都舍不得他们的胳膊和腿，而这些只对那些不会使用它们的人有益！看着吧！用不着到太遥远的地方寻找打仗的理由，北美洲以前不就是属于英国人的吗？”

“这没错。”汤姆·亨特用拐杖愤愤地拨着炉火说。

“那好！”梅斯顿说，“为什么不应该轮到英国属于美国人呢？”

“真是天公地道。”布隆斯贝利上校说。

“你们去对美国总统说吧，”梅斯顿大声说道，“看看他是怎样回答你们的吧！”

“他不会好好答复我们的，”比斯比咬着牙齿嘟囔，这四颗牙齿是他在战争中抢救下来的。

“我发誓，”梅斯顿叫道，“下次大选我绝不会投他的票！”

“也不用指望我们！”几个好战的残废军人齐声说道。

“总之，”梅斯顿又说，“要是没有机会在真正的战场上实验我的新型迫击炮，我就退出俱乐部，跑到阿肯色州的草原死了算了！”

“我们跟你一起去。”和梅斯顿一起谈话的人同声应道。

情况发展到这地步，大家的情绪越发激昂，俱乐部受到即将解散的威胁。恰好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制止了灾难的发生。

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俱乐部每个成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大炮俱乐部主席非常荣幸地通知他的会员，他将在本月 5 日的会议上作个有趣的报告。他请求成员们接受邀请，届时放下所有事务 前来参加会议。

大炮俱乐部主席

因倍·巴比康

巴尔的摩，10月3日

## 第二章 报告燃起的希望

10月5日下午8点 联邦广场 21号大炮俱乐部的每个客厅都挤满了人。住在巴尔的摩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了主席的邀请。通讯会员一窝蜂地从一列列快车上涌到城里的大街上。会议厅虽然很大，可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找不到座位，所以，连隔壁的几个客厅、走廊，一直到院子，都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那里和挤在门口的普通公民混在一起。这些公民都等着听巴比康主席的重要报告，又推又撞，体现着“自治”观念培养下的群众所特有的那种自由。你挤我，我挤你，谁都想钻到前面去。

这天晚上，一个住在巴尔的摩的外国人甚至出了高价也没能进到大厅里去：大厅是为本地会员和通讯会员专门预备的，除了他们，谁都别想占用那里的座位，连城里知名人士和市政官员也只能和受他们统治的人们混在一起，认真地听里面传出来的新闻。

那宽敞的大厅的确是个奇观。宽广的会场和它的目的很相称。高耸的柱子是用擦起来的大炮制成的，柱基用粗大的迫击炮制成，支撑着拱形圆顶精细的铁架，那是用打孔机打出来的真正的铸铁花边。墙上挂着喇叭口短枪、短筒枪、火绳钩枪、卡宾枪以及从古至今

的所有武器，向四面八方伸展着，如图画一般。煤气灯在上千支手枪组成的灯架里冒着耀眼的光芒，同时，由手枪和步枪组成的灯台使灯光显得更加辉煌。大炮模型，青铜炮样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靶子，被大炮俱乐部的炮弹炸坏了的钢板，一组组的通条和炮刷，一排排念珠一样的炸弹，一串串项链一样的子弹，一堆堆礼炮一样的榴弹，总之，炮手的所有工具都被醒目地排列着，似乎它们的真正用途不是杀人而是用于装饰。

光荣台上的一个精美的玻璃罩里罩着一个被火药炸裂得扭曲了的炮座残骸，那是梅斯顿的大炮的珍贵残骸。

主席和 4 个秘书占据着大厅尽头一个宽阔的台子。他的椅子装在一个雕花炮架上，椅身是依照 32 英寸（1 英寸 = 2.54 厘米）迫击炮的形象仿制的，粗犷有力，形成 90 度的夹角，椅身装在转轴上，可以像安乐椅一样前后摇摆，天气热时，这是非常舒服的。在一张由 6 号短铳炮支着的大铁皮桌子上，有一只由一枚雕花精致的开花弹制成的、风格独特的墨水瓶，此外，还有一只能发出手枪一般爆炸声的铃。在辩论激烈时，这个新式的铃就响起来，刚好盖过这些太过激动的大炮发明家的吵闹声。

桌子前面，像战壕壁似的排成之字形的一条条长凳，如同连绵不绝的棱堡和中堤，这些是大炮俱乐部全体会员的坐位，那天晚上人满为患。人们非常了解主席的为人，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他是不会惊动他的朋友们的。

因倍·巴比康是个 40 多岁的人，沉着、冷静、严肃，思维缜密，注意力集中，意志坚定，经得起任何考验。虽然缺少骑士风度，但热衷冒险，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同样保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是出色的新英格兰人，北方移民，斯图亚特王朝的克星——圆颅党的后裔，南方绅士——祖国过去的骑士们不共戴天的对手。总之，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巴比康早先做木材生意发了大财。战争时期做了大炮制造业的理事长，是个多产的发明家。他想象力丰富，对大炮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推动了大炮实验的进步。

他身材中等，四肢健全，这在大炮俱乐部里是罕见的。他面部的轮廓清晰匀称，像是用曲尺和画线板勾勒出来的。如果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侧面轮廓猜出他的性格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特征应该是毅力、勇敢和沉着。

现在，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扶手椅上，戴着圆筒形的黑缎子礼帽，一声不吭，正在聚精会神地想着心事。

俱乐部的会员们虽然就在他附近高谈阔论着，但这并没有打断他的思考，他们互相询问，纷纷猜测，打量着巴比康，想从他那安静的表情中找出答案，但却没有结果。

大厅的时钟响亮地敲了 8 下，这时候，巴比康像被弹簧推动了似的，霍地站了起来，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他用有点夸张的语气开始说道：

“正直的会员们，无聊的和平已经使大炮俱乐部的会员们陷入悲惨的平淡生活很久了。经过了几个丰富多彩的年头，我们只得放下我们的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完全停了下来。我想大声宣布，一切能够让我们重新拿起武器的战争都是受欢迎的……”

“对 战争！”性急的梅斯顿喊道。

“听下去 听下去！”四面八方都有人反对着。

“但是，”巴比康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可能有战争了 无论刚才这位打断我说话的可敬的人有什么期盼，想要让我们的大炮在战场上轰鸣，都还得经过漫长的等待。所以，我们必须想个法子，在其他思想领域里寻找能支持我们活动的方式！”

听众们都感觉到他们的主席就要碰触到最微妙的部分了，他们屏息凝神地听着。

“近几个月来，正直的会员们，”巴比康继续说，“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专业方面进行一项无愧于 19 世纪的伟大实验，弹道学的发展能不能帮助我们达到目的。我一直在思考、工作、计算，研究结果使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别的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一项事业中获得胜利。这个研究了很久的计划，就是今天我要报告的内容，它无愧于你们，无愧于大炮俱乐部的往昔，我确定，它将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一个兴奋的大炮发明家大声问。

“是的，确实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巴比康回答说。

“不要打断他。”有好几个声音说。

“正直的会员们，”主席接着说，“请大家注意我的话。”

会场里传过一阵低语。巴比康迅速扶正他的帽子，继续平静地说道：

“正直的会员们，你们每个人都见过月球，至少总听说过它。假如我现在来谈谈这个黑夜的天体，你们没必要感到奇怪。说不定要让我们来做个未知世界的哥伦布呢。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尽力帮助我，我要带领你们去征服月球，它的名字将要和组成这个伟大的合众国的 36 个州的名字列在一起！”

“万岁，月球！”整个大炮俱乐部一起高声叫。

“我们已经对月球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巴比康又说道，“它的质量、密度、重量、体积、构造、运动、距离以及在太阳系里的作用，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绘制的月理图已经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即便不能赛过地图，至少也不比它差。另外，我们还用照相机给我们的卫星摄制了很多美丽无比的照片。总之，关于月球，凡是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光学能够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了解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却从来没有和它建立直接的联系。”

这几句话引起了会员们极大的兴趣和振奋。

“请允许我简要地叙述一下，”他继续说，“有几个笨蛋是如何出门作幻想旅行，硬说他们窥见了月球的秘密。就在 17 世纪，一个叫做大卫·法布里修斯的人吹嘘，说他亲眼见过月球人，1649 年法国人让·包杜因发表了《西班牙冒险家多明果·公萨赖斯月球旅行记》。同一时期，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那本有名的《月球远征记》出版了，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之后，另一个法国人（法国人很关心月亮）封特奈勒写了一本《多数世界》，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杰作，但是前进中的科学把杰作也粉碎了！在 1835 年左右，一本翻译的小册子《美国的纽约》讲的是琼·海歇尔爵士被派到好望角去研究天文，他利用一架从内部照明的精良望远镜，把月球和地球的距离缩短到 80 码（1 码 = 0.9144 米）。那么他一定清楚地看到了河马住的洞穴，镶着金边的绿山，长着象牙角的绵羊，白色的麋鹿，有蝙蝠膜翼的居民。一个姓洛克的美国人写了这本小册子，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没过多久，人们承认这只是一个科学神话，法国人先乐了。”

“他们嘲笑美国人！”梅斯顿大声说，“看吧，这就是一个宣战的理由！”

“放心吧，我高贵的朋友。我要补充一下，在法国人嘲笑我们之前，已经完全被我们的一个同胞给耍了。有一个叫做汉斯·普伐阿尔的鹿特丹人，从氮里提出来一种比氢轻 37 倍的气体，他坐在一个装满了这种气体的气球里飞行了 19 天以后，到达了月球。这次旅行也跟刚才所说的那几次尝试一样，只是幻想而已。这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天资出众的幻想作家的杰作。我所说的是埃德加·坡。”

“万岁，埃德加·坡！”听众叫道，他们都被主席的话感染了。

“我要说的是，”巴比康继续说，“这只是文学的尝试，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同黑夜的天体之间真正的联系。在这方面，我的话说完了。不过，我还应说明，也有一些踏踏实实的人曾试图同月球取得真正的联系。比如几年以前，一个德国几何学家提议派一个科学团体到

西伯利亚草原去。他们要在辽阔的草原上用明亮的反射灯画出一些庞大的几何图形 其中包括法国人叫做‘愚人桥’的弦的平方图。‘凡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图的科学目的，’那位几何学家说，‘如果月球人存在的话，他们就会用类似的图形作出回答，一旦建立起联系，就不难制出一张字母表，那么我们就可以和月球人交流了。’德国几何学家就是这样讲的 然而 他的计划没有实施 直到现在为止，地球和月球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直接联系。但也许这是上帝故意安排的，要让真正有才学的美国人来和宇宙世界建立关系吧。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简单可靠的，这就是我的建议。”迎接他这几句话的是一阵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的话所打动的。

“别吵 别吵 安静！到处都有人在叫。

等会场安静下来后，巴比康才用更加严肃的声音接着讲：

“你们都了解近年来弹道学的发展程度，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武器会达到怎样完美的程度。你们也了解，一般来讲，大炮的坐力和火药的膨胀力是无限制。好啦！我在想，按照这个原理推断，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个合适的、具有一定反坐力的装置，把一颗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个透不过气来的胸膛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叹：“啊！”接着是片刻的寂静，如同雷鸣前那种深不可测的寂静。雷果然响了，但那是由震动会场的鼓掌、欢呼和喝彩组成的。主席想继续讲下去 但却不能。过了 10 分钟才能听清楚他的话。

“请让我讲完”他冷静地说，“这个问题 我从各方面思考过 并且决心研究它，我的不容置疑的计算显示，只要向月球射出的初速为每秒 12 000 码的炮弹 必定能够到达那里。因此 我很荣幸地向你们提议，正直的会员们，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 第三章 盛大的游行

尊敬的主席最后的那几句话所带来的效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叫声、喧闹声、欢呼声、喝彩声；“咳！嗨！嗨！万岁！”以及美式英语所有的拟声字都接连不断地出笼了！这是一场混乱的无法描述的喧天闹声。他们叫着，拍手又跺脚，大厅的地板都快被踩塌了。就算整个炮兵博物馆里所有的武器一起开火，也不会对这场喧闹声波产生什么干扰。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有些炮手的嗓门几乎比得上他们的大炮。

巴比康安静地待在喧闹、兴奋的听众中间，他似乎还想对会员们说几句话，他做手势请他们静下来，同时拼命地摇着爆炸铃。他们根本听不见。过了没多久，听众把他从座位上拽下来，像庆祝胜利的游行一样，把他扛在肩上，接着他又被忠心的会员们从手里送到同样兴奋的群众的胳膊上。

什么都不会难住美国人。我们常说法语里没有“难”字，显然那是我们查错了字典。在美国，一切都是容易的，机械学上的困难，在出现前就被克服了。在巴比康的提议和实现之间，真正的美国人不允许自己看到一点儿困难。事情说到做到。

主席的胜利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是真正的火炬游行。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苏格兰人，所有在马里兰州的不同种族的人，都用自己家乡话大声叫着，在无法描述的激昂中混合着“万岁”“乌拉”和“好啊”的叫声。

就是这时，月亮似乎知道这一切跟自己有关似的，它庄严而又从容地照射着，灿烂的月光掩盖周围的星火。所有的美国人都望着明亮的月亮。有的人向它招手，有的人用最温柔的名称呼唤着它，有的人用目光打量着它，有的人用拳头恐吓着它。从8点一直到半夜，琼下街一个眼镜商人靠卖望远镜发了财。大家用望远镜遥望黑夜的天体，好像那是一位贵夫人似的。美国人摆出主人的架子，对它挺随便，好像金发的月神已经归这些勇敢的征服者所有，月球已经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了。然而只不过是送给它一颗炮弹，这种建立友谊的方式，即使是对一颗卫星，也未免太粗鲁了，但这在文明国家里是很常见的。

12点钟声已经敲过了，热烈的气氛还持续着，在各个阶层的居民间保持着同等的分量。官吏、学者、大商人、小贩和脚夫，似乎都觉得自己被触动了最细腻的心弦。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业，因此在上城、下城、巴塔斯科河边的码头以及停泊在港湾里的船上，都挤满了陶醉在欢乐、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里的人群，从无忧无虑地躺在酒吧间的沙发上拿着冰雪利酒的绅士到窝在波茵特岗阴暗的酒店里醉醺醺地喝着廉价酒的水手，每个人都在议论纷纷，不停地争辩着，没有一个不为此喝彩的。

两点钟左右，激昂的情绪总算安静下来了。巴比康主席这时才得以抽身，疲劳使他浑身酸疼，好像所有的骨头都被压碎了似的。即使是个大力士也接受不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群众渐渐地从广场和街道散去。在巴尔的摩汇合的分别通往俄亥俄、萨斯奎哈纳、费拉德尔菲亚和华盛顿的4条铁路，把不同种族的人们送回美国各地之

后，这座城市才安静下来。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可不止巴尔的摩一个城市人心沸腾。合众国的大都市——纽约、波士顿、奥尔巴尼、华盛顿、里士满、新月城、查尔斯顿、莫比尔，从得克萨斯到马萨诸塞，从密执安到佛罗里达 所有的城市都在狂欢。实际上 大炮俱乐部的 3 万通讯会员都收到了主席的通知，他们也同样急切地等待着 10 月 5 日那篇有名的报告。因此，当天晚上，那篇报告的词句刚从演讲人的嘴里离开，立刻以每秒 248 446 英里（1 英里 =1.6093 千米）的速度 通过电线跑遍全国各州。可以很确定地说，相当于法国 10 倍大的美国同时高呼：“万岁！”<sup>2</sup> 500 万颗自豪的心也在跳动着。

第二天，1 500 种期刊都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人们从文化或者政治优势的观点上，从物理学、气象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等方面探讨它。人们研究了月球是否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否是一个不再变化的世界。它是否和地球上没有大气的时候一样？在地球上看不见的那一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只不过是向月球发射一颗炮弹，可是所有的人都把它当做是一系列的实验的开端，所有人都期待着美国人有一天能解开这个神秘月球全部的秘密，甚至有的人已经在担心征服月球会严重地扰乱欧洲的均势了。

经过讨论，没有任何报纸怀疑这项计划的实现，各种科学、文学、宗教团体出版的刊物都强调这项计划的优点，波士顿的自然史学会，奥尔巴尼的美国科学艺术学会，纽约的地理与统计学会，费拉德尔菲亚的美国哲学学会以及华盛顿的国立博物馆，向大炮俱乐部寄去上千封贺信，表示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没有一项提议获得过如此多的拥护，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怀疑和担心。假如是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就会出现许多讽刺的笑话和图画，还有挖苦人的闲言碎语，来“欢迎”向月球发射炮弹的计划了。不过这对它们的提议者可就没什么好处了，